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

羅常培

一 音韻學研究的兩方面

明朝的陳第說：『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又說：『一郡之內，聲有不同，繫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語有遞變，繫乎時者也。』可見人類的語音，因為時間或空間的不同，都會發生變遷的。

因此關於音韻學的研究也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研究聲音之縱的，歷史的，時間的變遷——這便是音韻沿革；一方面是研究聲音之橫的，地理的，空間的變遷——這便是方音研究。關於縱的方面，自從明朝焦竑、陳第等推闡古今音異之說，直到清朝的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以及近人章炳麟、黃侃等相繼根據詩經、押韻、說文、諧聲來分別部居；叔通音轉，他們對於周秦古音的貢獻已儘夠作我們進一步研究的憑藉了。況且自從幾種關於切韻、唐韻的寫本發見以後，對於隋唐

951 韻書的真相也比從前明瞭了許多。如果近人關於歷代韻文的實際押

韻狀況，切韻以前的反切系統及中原音韻以後的韻書流別，都能分頭次第整理出來，那末，關於全部中國音韻沿革的完成，或者也就為期不遠了。至於談到橫的方面，那可還差的多呢。

二 前人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

自然，關於中國方言的研究，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實在是一部很古的好書，然而方言所供給的，是關於詞彙的零碎材料，而關於語音的材料及關於語法句法構造的，差不多沒有。後來沿襲揚雄這種體例來續補一些近似比較詞彙式的東西，固然大有人在，可是能夠注意到方音系統的，除去顏氏家訓音辭篇所舉的那些南北音的異同以外，實在寥寥可數。明清以來，漸漸有幾個人供給我們一些點點滴滴的方音材料，雖然從現在的觀點跟方法上看，還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可是，披沙簡金，已然算是很可珍貴的了。其中能夠分辨當代方音

的，如明張位問奇集所記的各地鄉音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一卷 第七號 中國方言研究小史

大約江以北入聲多作平聲，常有音無字，不能具載；江南多患齒音不齊，然此亦官話中鄉音耳。若其名處土語，更未易通也。

燕趙

北爲卑 綠爲盧

色爲飾 飯爲放

霍爲火 銀爲音

秦晉

紅爲璵 國爲歸

百爲撤 東爲敦

梁宋

都爲兜 席爲西

識爲時 於爲前

齊魯

北爲彼 國爲說

狄爲低 麥爲賣

西蜀

怒爲路 弩爲魯

衛爲樹 出爲是

吳越

打爲蠟 解爲嫁

辰爲人 婦爲務

范爲萬 縣爲厭

三楚

之爲知 解爲改

六爲溜

粥爲周

谷爲孤

數爲樹

中爲肫

墨爲味

肱爲公

或爲回

不爲補

主爲詛

入爲茹

上爲讓

黃爲王

猪爲知

永爲允

閩粵

汝爲爾

士爲四

祖爲走

府爲虎

勝爲性

法爲滑

川爲筌

介爲蓋

產爲傘

觀爲斗

州爲啾

常爲牆

知爲茲

書爲須

山爲三

歲爲細

信爲心

方爲荒

成爲情

是爲細

願爲線

清潘耒類音的南北音論

(問奇集八十一頁至八十二頁)

五方之民，風土不同，氣稟各異，其發於聲也，不能無偏。偏則於本然之音必有所不盡。彼能盡與不能盡者，遇常相非笑，而無所取裁，則音學不明之故也。淮南子云：輕土多利，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陸法言謂：吳楚時傷輕淺，燕趙時傷重濁，秦隴去聲爲入，梁益平聲似去。此方隅所囿無可如何者也。乃北人詆南爲鴿舌之音，南人詆北爲荒僮之調。北人啞南人「知」「之」不分，「王」「黃」不別，南人笑北人「屋」「烏」同音，「遇」「喻」同讀，是則然矣，亦知其各有所短，各有所長乎？南人非特缺照母開口一呼，混喻匣二母已也，凡審禪穿牀之開口合口二呼皆不能讀。又以歌戈混於數模，庚青蒸混於眞文，凡五韻之字無一字正讀者。北人非特無入聲，缺疑母已也，竟以入聲之字散入平上去三聲，反謂平聲有二，以稍重者爲上平聲，稍輕者爲下平聲，欲以配上去爲四聲，是四聲受其一添其一矣。疑母同喻，微母亦同喻，至羣定牀從並五母之上去二聲，竟與見端照精邪五母相亂，非唯本母不能再分陰陽，并上去入三聲而皆失之。此其所短也。若夫合口之字，北人讀之最真，撮口之字，南人讀之最朗，清母之陰陽，北人天然自分，濁母之陰陽，南人矢口能辨。此其所長也。倘能平心靜氣，兩相質正，舍己之短，從人之長，取人之長，益己之短，則論者可正，缺者可完，而本有之音畢出矣。余自少留心音學，長遊京師，寓衛爾錫先生所，適同此好，銳意講求。先生習人也，余吳人也，各執一見，初甚

胡垣古今中外音韻通例中的方音分類譜略例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一卷 第七號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

(李氏音鑑卷四,頁十七,十八。)

類音卷一,八頁至九頁;又遂初堂文集卷三,頁二十八,二十九。)

李汝珍李氏音鑑的南北方音論

或曰:北無入聲,此固方音而然。敢問南音亦有方音之異乎?對曰:豈勝言哉!即如江閩之類,亦多未分者也。敢問可得聞乎?對曰:按江字一音,廣韻註云:古雙切。以北音辨之,古雙者,音若光,而非江矣。不知者以爲誤也,而不明此蓋南方之音耳。南有數郡,每呼江南而曰光南,又或謂之閩南,江閩不分,故有此切,方音而然,非誤也。或曰:江以北音切之,何也?對曰:雖雙切也。敢問南音不分者,惟江閩二母乎?對曰:豈勝言哉!茲以商桑長藏章臧六母論之,即如商知切,詩也;雙汚切,書也;而南音或以詩爲桑滋切,書爲酸祖切,是以詩書爲思蘇矣。又如:潮營切,城也;長時切,池也;而南音或以城爲曹凝切,池爲藏時切,是以城池爲層慈矣。又張詩切,蜘蛛也;而南音或以蜘蛛爲藏絲切,蛛爲宗蘇切,是以蜘蛛而爲資租矣。此商桑長藏章臧六母北音辨之細,而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敢問南音分而北音不分者,有之乎?對曰:是亦多矣。以槍羌將姜廂香六母論之,即如妻悠切,秋也;親烟切,干也;而北音或以秋爲欺悠切,干爲欽烟切,是以秋干而爲邱牽矣。又如箭藝切,祭也;擠有切,酒也;而北音或以祭爲見藝切,酒爲幾有切,是以祭酒而爲計九矣。又西妖切,瀟也;星秧切,湘也;而北音或以瀟爲希妖切,湘爲興秧切,是以瀟湘而爲鴉香矣。此槍羌將姜廂香六母南音辨之細,而北有數郡或合爲三矣。此則竊就南北而言,至於九州之大,方音之殊,又豈能細爲別之。任昉云:六輔殊風,五方異俗,則語音之異,更可知矣。

孤陋寡聞,未嘗遠涉,然近則桑梓鄉音,數十里內已得其所由分;遠則閩粵數千里外,亦得其所由合。有異鄉子弟就學,第任其自然之方音,不強以舍彼就我,而我自能知彼之誤與不誤;蓋驗之於音呼聲韻,乃有以比例而會通也。即如金陵讀甘韻官韻開口合口二呼,皆如揚州之讀獨韻,口甚張也。至下關則官韻合口呼漸覺籠口,浦口隔江與下關同音,而東行二里則爲六合鄉,讀冠韻愈籠口矣。蓋金陵讀「官寬歡刺」如「光筐蕭汪」;六合讀之,則與「公空烘翁」相近,全屬籠口;浦口下關介乎強籠之間,則甘官兩韻相接之音,所謂濁韻也。浦口城東自稱「阿儂」,與金陵同音,至浦口西門則自稱曰「丸」,又西至江浦縣城,則自稱曰「印」;蓋「翁」字籠口,「印」字張口,「印」「翁」之間,則如「丸」字也。金陵讀基韻齊齒呼與孤韻撮口呼如「基李西衣」,「居呂須迂」,至明晰也。下關則「西衣」或讀如「須迂」,至浦口東二里六合鄉,則「居呂須迂」皆讀爲「基裏西衣」。以是譜衡之,則金陵較浦口缺一官韻籠口之音,六合鄉較浦口缺一基韻撮口呼之音,數十里內按譜可辨也。至遠如閩省言語難通,然嘗就邑侯盧刺史館,朝夕聞閩音,以譜衡之,則根岡皆讀如公韻,公韻多讀爲根之開撮,甘官多讀爲阿韻,堅齊齒多讀爲根齊齒,根牙音又讀爲甘韻,讀基韻爲該韻,支韻爲劫韻,歌韻爲高韻,孤高爲鉤高韻,如「論」爲「龍」,「門」爲「蒙」,「講」爲「拱」,「湯」爲「通」,「東」爲「登」,「庸」爲「榮」,「先」爲「新」,「面」爲「命」,「生」爲「山」,「信」爲「散」,「心」爲「三」,「利」爲「賴」,「西」爲「腮」,「皮」爲「陪」,「四」爲「謝」,「紙」爲「者」,「兜」爲「倒」,「頭」爲「陶」,「鷓」爲「敷」,「坐」爲「造」,「露」爲「瀟」,「燭」爲「晝」,「布」爲「播」,「壺」爲「何」,皆可以韻例推也。其不換韻者,每異呼如「交」爲「高」,「征」爲「金」,「下」爲「哈」,「鴨」爲「額」,「眉」爲「摩」,又可以呼例推也。其輕唇音悉爲喉音第三位,如「分風方」爲「訓烘荒」,其齒音分屬唇牙,知微朝爲「低鐵刁」,「昭之箇神」爲「醜齋勿星」,其唇尾音悉歸第三位,「肉」爲「律」,「視」爲「念」,「日」爲「立」,「耳」爲「你」,「二乳人」皆爲「乃」,其音之輕重易位者如「蓋」爲「代」,「錢」爲「尖」,「笑」爲「訕」,「左」爲「饋」,「緯」爲「遂」,「微」爲「糜」,「換」爲「望」,「房」爲「本」,「酥」爲「碎」,「被」

爲「陪」，「髮」爲「挖」，「盆」爲「蓋」，「螃」爲「蒙」，「袍」爲「保」。其牙音讀爲喉齶齒者：「牆」爲「窮」，「脊」爲「極」，「酒」爲「九」，「姐」爲「假」。其平仄異者：「雨」爲「迂」，「語」爲「魚」，「瓦」爲「蛙」，「伯」爲「巴」，「爐」爲「六」，「帖」爲「太」，尤易解也。「食茶」爲「撒他」，「茶」「他」齒音通轉也。「食烟」爲「撒烘」，「烟」爲「因」聲，讀爲「翁」，「翁」屬喉第四位，上一位即「烘」也。「食飯」爲「撒臻」，「飯」本音「餅」，「餅」屬堅韻，近根以轉公韻也。由是推之，則用金陵方音可識國音，更何方音之難識乎？是編總諸攝以遠遊，循例辨音，如涇縣長沙之讀高韻有似揚州之讀鈞韻，即知「高考高」皆讀如「鈞強吼」也；安慶桐城廬江讀「都」爲「兜」，即知「都圖魯」讀爲「兜頭籃」也；鎮江讀「祖」爲「左」，即知「祖粗數」讀爲「左撻鎖」也；鎮江揚州徐州北至北直讀高韻皆籠口，有似金陵之讀歌韻者，則知「刀切勞，遭操騷，包拋毛」皆籠口讀也；徐州北至北直讀堅韻皆皆張口，有似金陵之讀姜羌香者，則知堅聲掀顛天年尖干先韻偏縣官寬歡端團鑽鑽鑽酸撥潘喘皆爲舌穿牙之張口也。此類不勝悉數，擬編方言分類詳譜之。

(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卷七頁二)

胡氏於此譜以外，還想編方音互易譜，方音補字譜，方音變易源譜，童音譜及方音入聲譜等，文繁不具錄，可以參閱原書。此外勞乃宣在等韻一得外篇雜論中也說：

諸方之音各異，而以南北爲大界。陸法言切韻序曰：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是分南北以論音，自六朝已然。以今時之音論之，大率以江以南爲南音，江以北爲北音，而南北互有短長。如喻疑微母，南分而北不分；舌上母，閉口韻，南有而北無；南有入聲，北無入聲；上去入之清濁，南有別而北無別；此南長於北者也。奉與微，狀與禪，從與邪諸母，北分而南混；庚青蒸韻與真文元韻，北異而南同；南音讀麻如歌，讀歌如魚，讀讀灰如佳，而北音不然；此北長於南者也。以南北大界而論，大概如是。而一郡一縣，又各有不同。如山東，有有微母之處，山西有有入聲之處，又有庚清蒸與真文元不分之處，則北與北又不同。閩廣有舌上母，閉口韻，而江浙無之；江浙湖南江西多能分仄聲清濁，

而他省不盡然；湖州等處有濁上聲，而他郡無之；紹興、庚青蒸與真文元有別，而他郡不能；則南與南又不同。古人所定母韻，乃參考諸方之音而爲之，故講求音韻者，必集南北之長，乃能完備；即口吻不能全得其音，亦當心知其意，乃不爲方言所困也。（外篇頁三十六）

這幾家當中，張位臚列了八處的方音轉變，而沒有表示自己的意見，比較近於客觀；胡垣拿江北方音跟別處比較，並且着眼到方音的分類，變易等項，識見頗有可取；潘耒勞乃宣所知道的方音固然不少，然而他們的目的在「觀其會同，化異即同」；「集南北之長，乃能完備」；仍然脫不了切韻式「最小公倍數」的審音法。至於李汝珍所說，不過就南北聲紐的不同聊舉一隅罷了。在我看，能夠瞭解科學的方音調查法的，清初的劉獻廷實在可以算是一個。他說：

於途中思得諧七音之法，宇宙音韻之變遷，無不可紀。其法即用余新韻譜以諸方土音填之，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以此法授諸門人子弟，隨地可識，不三四年九州之音畢矣。思得之不覺狂喜。（畿輔叢書本廣陽雜記頁四十四）

他的著作雖然沒有完成，而他的方法跟態度直到現在還值得我們佩服的。因爲方音變遷是自然的現象，祇有異同而沒有正譌，所以我們祇應該如實的記載客觀的事實，不應該武斷的妄下主觀的評判，像劉獻廷所謂「各郡自爲一本，逢人便可印證」，實在是研究方音的正當態度。若像明陸資所謂「天下音韻多謬」

審之同文，有天下者方能同之；文之同音，雖聖人在天子之位勢亦有所不能也。今天下音韻之謬者，除閩粵不足較已。如吳語「黃」「王」不辨，北人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韻不正者尤多。如京師人以「步」爲「布」，以「謝」爲「卸」，以「鄭」爲「正」，以

「道」爲「到」皆謬也。河南人以「河南」爲「喝難」，以「七弟」爲「妻弟」，北直隸山東人以「屋」爲「烏」，以「陸」爲「路」，以「閣」爲「果」，無入聲韻，入聲內以「緝」爲「妻」，以「葉」爲「夜」，以「甲」爲「賈」，無合口字，山西人以「同」爲「屯」，無「聰」爲「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爲「秦」，以「性」爲「信」，無清字韻，歙睦婺三郡人以「蘭」爲「耶」，以「心」爲「星」，無寒侵二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爲「庫」，山東人爲「趣」，陝西人爲「氣」，南京人爲「可」去聲，湖廣人爲「處」，此外如山西人以「坐」爲「到」，以「青」爲「妻」，陝西人以「鹽」爲「羊」，以「蛟」爲「裏」，台溫人以「張廠」爲「紫担」之類，如此者不能細舉，非聰明特達，常用心於韻書者，不能自拔於流俗也。（救國雜記卷四）

袁子讓所謂「方語呼音之謬」

各方鄉語各爾其風氣，故學等子爲難。他鄉不及詳，如吾鄉（郴州）之訛有足議者。吾鄉讀「肉」爲「辱」是也，而「欲」亦爲「辱」，玉亦爲「辱」，讀「于」爲「余」是也，而「魚」亦爲「余」，「如」亦爲「余」，讀「汗」如「侍」是也，而「無」亦爲「侍」，「吾」亦爲「侍」，「屋」亦爲「侍」，「物」亦爲「侍」，蓋疑微喻日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外者也。「僧」讀心母平聲是也，而合口之「孫」亦曰「僧」，「審母之「生」亦曰「僧」，「增」爲精母平聲是也，而合口之「尊」亦曰「增」，「照母之「爭」臻」亦曰「增」，蓋精照心審交相訛也，訛在同音之內者也。由吾鄉而推之，如吾楚音或呼「如」爲「殊」，而呼「辰」爲「壬」，此禪日互相混也。閩音以「福」爲「斛」，而以「湖」爲「符」，此奉曉互相混也。粵音以「人」爲「寅」，而以「銀」爲「壬」，此喻日互相混也。蜀音以「南」爲「蘭」，以「灑」爲「耶」，以「能」爲「倫」，蓋泥來互相混也。吾楚黃音以「元」爲「囑」，以「頤」爲「戎」，以「涓」爲「專」，以「君」爲「迓」，此疑日見照互相混也。此皆訛在同音之外者也。北音呼「辰」爲「臣」，而呼「殊」爲「除」，蓋誤禪于狀也。浙音呼「章」爲「將」，而呼「真」爲「津」，蓋誤照于精也。江右音或以「朝」爲「刁」，以「晝」爲「丟」去聲，蓋誤知

以及他所謂「方語呼聲之訛」

聲原不謬而方語不同互有彼此之訛。如各韻有東江支真之別，而方語或於韻內混之。嘗即所耳聞者一概舉：秦晉讀「通」如「吞」，讀「東」如「敦」，讀「龍」如「論」，讀「紅」如「魂」，蓋謬東韻於真文也。徽東讀「堂」如「檀」，讀「耶」如「蘭」，讀「陽」如「延」，讀「岡」如「干」，蓋謬陽韻於寒韻也。齊魯讀「萌」如「蒙」，讀「榮」如「容」，讀「瓊」如「窮」，讀「嬰」如「紅」，讀「肱」如「公」，蓋謬庚韻於東韻也。閩人讀「朱」如「支」，讀「車」如「箕」，讀「胥」如「西」，蓋謬魚虞於支微也。粵人讀「謀」如「茅」，讀「樓」如「勞」，讀「頭」如「逃」，讀「愁」如「曹」，蓋謬尤韻於宵清也。此皆韻外之混也。他如燕東讀濁平如清平，秦晉讀清平如濁平，吾楚人亦讀清平如濁平，而又讀去聲如清平，荆岳之間讀入聲如去聲，讀去又如平聲，而讀平聲復如去聲，齊人讀入如平，魯人讀入如去，蜀人讀入如平，而叙嘉之間讀去亦如平，此皆韻內之混也。陸德明（案此當爲法言之訛）論聲韻謂：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聲之不同，各從爲其，自古已然。正聲者辨其所以異，即統其所以同矣。（同上，頁五）

這同錢大昕所謂「聲相近而譌」之類

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巨，緯如喻，虧如去平聲，送如盟，橋讀于據切，小兒發齒之毀如許。
江西方言雨如葦。
蘇州之衙門讀衙如富。

桐城人讀命如慢，性如散。

齊管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

廣東人讀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荷（十篇齊養新錄卷五，頁三十二）

都抱着『以紐韻正音料簡州國語音』（章炳麟國故論衡正言

論語）的態度，是從以韻書矯正方音的立場來說話，並不是爲方音而研究方音。比較陳澧在廣州音說裏的主張適得其反：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爲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如平聲「舊」（廣韻於容切）「容」（餘封切），一清一濁，處處能分；上聲「擁」（於隴切）「勇」（於六切）「隴切」去聲「雍」（此雍州之雍於用切）「用」（余頌切）入聲「郁」（於六切）「育」（余六切）亦皆一清一濁，則多不能分者（福建人能分去入清濁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截然不混，其善一也。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爲去聲，惟廣音不誤，如「棒」（三講）「似」「市」「侍」（六止）「佇」「墅」「拒」（八語）「柱」（九虞）「倍」（三講）「似」「市」「侍」（六止）「佇」「墅」「拒」）「踐」（二十八獮）「抱」（三十二皓）「婦」「舅」（四十四有）「斂」（五十琰）等字，是也。又如「孝弟」之「弟」去聲（十二霽），「兄弟」之「弟」上聲濁音（十二霽）「鄭重」之「重」去聲（三用）「輕重」之「重」上聲濁音（二腫）他方則兄弟之弟，輕重之重，亦皆去聲，無所分別，惟廣音不混其善二也。（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云：弟子之弟上聲，孝弟之弟去聲，輕重之重上聲，鄭重之重去聲，愚積疑有年，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曾有呼弟重等字爲上聲者乎未有也，案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侵聲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韻皆合唇音（上去入聲做此），他方多誤讀與眞聲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韻無別。如「侵」讀若「親」，「覃」「談」讀若「壇」，「鹽」讀若「延」，「添」讀若「天」，「咸」讀若「親」，「覃」「談」讀若「妍」。（御定曲譜，於侵聲諸韻之字，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廣音則此諸韻皆合唇與眞聲諸韻不混，其善三也。）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

如凡范楚乏等字亦不合唇然但數字耳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寒耕清青諸韵合口呼之字，他方多誤讀爲東冬韵。如「觥」讀若「公」，「瓊」讀若「窮」，「榮」「紫」「葵」並讀若「容」，「兄」讀若「凶」，「轟」讀若「烘」。廣音則皆廣音韵，其善四也。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如「眉武悲切」，改爲「目悲切」，「蘇武延切」，改爲「名延切」，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而陸法言切韵，孫愬唐韵則不分，故改之耳。然字母出於唐季，而盛行於宋，宋代不合隋及唐初之音也。廣音則明微二母不分，「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蘇」字，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而上合乎切韵唐韵，其善五也。五者之中，又以四聲皆分清濁爲最善。蓋能分四聲清濁，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切語古法，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則遇切語上一字上去入聲者，不知其爲清音爲濁音矣。（如東德紅切不知德字清音必疑德紅切未善矣，自明以來韵書多改古切語者以此故也。）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韵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游廣州者甚多，能爲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韵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尙好。』（語類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韵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東堂集卷一，頁二十七至二十九）

他想拿一地方的方音來推證隋唐韵書切語，自然也不免囿於主觀的成見，似乎有點兒宣傳『廣韵者，廣東人之韵也』的神氣，然而他所據的材料跟所用的方法，就比較可靠的多了。所以在我看來，與其援古正今，還不如據今考古好呢。

以上所述，大體都是『當代的』活語言作對象，此外也有從傳記雜彙中鈎稽方音材料的。如顧炎武日知錄方音條：

又元時方音條

古今韵會舉要謂：「恤」與「肅」同，「恤」與「祝」同，「出」與「燭」同，「黜」與「觸」同，「術」與「逐」同，「律」與「六」同，「率」與「縮」同，弗與「福」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一卷 第七號 中國方音研究小史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聲相近而譌條

李匡又養暇集：今人謂「帽」爲「慕」，「保」爲「補」，（今北人讀保爲補唐時蓋已然）「裏」爲「進」，「暴」爲「步」，此由豪韵轉入模韵也。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逆斤切明道雜志）秦聲謂「蟲」爲「程」（同上）浙之東，言語「黃」「王」不辨（癸辛雜識黃厘母王喻母）（卷五，頁三十二）

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嘔，夫子病之，鳩舌之人，孟子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音甚楚，舉止施爲，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間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啾啾啞啞聲。』北史謂：『丹陽王劉昶，阿罵僮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座，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况於士大夫乎？北齊楊愔稱裴讓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於著書作文，尤思俚俗，公羊多齊音，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爾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原註」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原註」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與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原註」北史本傳）鄉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崑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原註」家訓）是則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矣。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尙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分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韵，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鍾之正響也。』（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九頁，二十四）

李汝珍李氏音鑑古今方音論

或曰：「江」「崗」不分，此因南音而然；然如「崗」字一音，古人或爲「居郎切」者，何也？對曰：此母異粗細，故有是切。歷觀古人諸書，類如此者，不能枚舉。然細推之，殆亦當時方音之異耳。敢問可得聞乎？對曰：以古音考之，卽如讀「皮」爲「婆」，「宋役人謳也」，讀「邱」爲「欺」，齊嬰兒語也；讀「戶」爲「甫」，楚民間語也；讀「裴」爲「基」，魯朱儒語也；讀「作」爲「訕」，蜀百姓辭也；讀「口」爲「苦」，漢白渠論也。又「家」讀「姑」也，秦夫人之占「懷」讀「回」也，魯聲伯之夢「旂」讀「斤」也，晉滅魏之徵「瓜」讀「孤」也，衛良夫之諺：彼其閭巷贊毀之間，夢寐下箠之頃，何暇屑屠蘇擬，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韵耶？其爲當時方音之異可知矣。他如鄭康成禮記注云：齊人言「殷」聲如「衣」，劉熙釋名云：覓寬言「歌」聲如「柯」，賈公彥周禮疏云：齊人猶「搖」聲相近，孔穎達尚書疏云：「其」齊魯之間聲如「柯」，「雙明之中吳紀聞云：吳人謂「來」曰「釐」，郭忠恕佩觿云：河朔謂「無」曰「毛」，都印三餘贅筆云：吳人謂「須」爲「蘇」，朱子韓文考異云：建州謂「口」曰「苦」，嘉蓮燕語云：吳人以「玉」爲「虛」，顏氏家訓云：南人以「錢」爲「涎」，吳人呼「紺」爲「蔡」，蘇佑通雅璣言云：吳人呼「生」爲「喪」，呼「行」爲「杭」，徐充暖妹由華云：晉人呼「風」爲「分」，謂「胸」爲「熏」，謂「弓」爲「禪」，劉攽詩話云：閩人以「高」爲「歌」，關中以「青」爲「萋」，以「蟲」爲「塵」，以「中」爲「蕪」，此指方言大略而言。」（李氏音鑑卷四，頁十九）

李邺切韵考方言條

玉篇載五音聲論云：東方喉聲，西方舌聲，南方齒聲，北方唇聲，中央牙聲。今之吳越「子

紙，「專註」不分，南康「匡」「陘」反用，麻城以「荒」爲「方」，建昌「勸」「鏗」爲「江北」「都」「兜」不分，齊秦「率」「帥」不分，山西「分」「風」反稱，廣中「頭桃」「留樓」「元完」不分，閩中尤殷，然古已有之，如灌夫傳「首風兩端」，西羌傳鄧訓傳皆作「首施兩端」，則今之吳語也，康成「鋸牙」即「齧齧」，景純「哇牙」即「錯互」，孟堅「規撫」即「規模」，則漢晉時猶有「牙」如「吾」「無」如「母」之聲，羅敷行「言可共載不」「不」與「敷」叶，則不歸尤韻矣，紫玉歌「雙叶」「風」「光」，則已江陽合韻矣，方音不可不知，然不可爲其所困，日知錄方音一條曰：孫詳將顯習周官，而音乖楚夏（梁書）；李業與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鄒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蠻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家訓）；夫音鄉音尙所不取，願可施之切響間乎（卷一，頁六七）。

諸如此類，散見於各地方志及諸家筆記裏的，還有很多，這雖然沒有由實際調查所得的直接材料可貴，可是對於我們比較參證上也很有用處。至於清人考證周秦古韻，大體是以「雅言」爲據的，然而對於古韻不能強合的地方，也不能不認爲方音使然，所以顧炎武說：

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如箕子洪範以「平」與「偏」爲韻，孔子繫易於屯於此於恒則以「禽」與「窮」「中」「容」「凶」「功」爲韻，於繫於泰則以「實」與「順」「巽」「頤」「亂」爲韻，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音論卷中，頁八）

侵韻字與東同用者三見，此章之「陰」，蕩首章之「誼」，雲漢二章之「臨」，易四見，屯比恆象傳之「禽」，「深」，艮象傳之「心」，若此者，蓋出於方音耳。（詩本音卷四，頁十五下）

江永說：

字間有定音，而方音鼻助稍轉，不無微異，古今皆然。（古韻標準平聲第一部中字下）

大抵古音今音之異，由唇吻有侈弇，聲音有轉紐，而其所以異者，水土風氣爲之，習俗漸染爲之。（古韻標準平聲第八部總論）

顧亭林云：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非具特識能爲是言乎（同上，例言）

文王以「躬」韻「天」，「小戎」以「中」韻「驤」，七月以「沖」韻「陰」，其詩皆四周及秦，豈非關中有此音乎？夫子傳易於屯於比於恆於艮以「窮」「中」「終」「容」「凶」「功」韻「禽」「深」「心」，豈非魯地亦有此音乎？要之此方音偶借，不可爲常……審定正音乃能辨別方音，別出方音便能審定正音。（同上，第一部總論）

張行孚說：

顧江二家謂古韻兼用方音，錢氏謂古韻兼用雙聲轉音，皆知古韻有必不可強合者，其說固已十得八九矣。然必合顧江錢三家之說，知古韻之所以不能強合者皆方音爲之，方音之所以不能盡合者皆雙聲爲之，然後古韻之條理可得而言也。（說文發疑卷一，頁二十八）

胡垣說：

垣嘗留心方音，知今世方音不能強同，即古人方音亦必不能盡一也。作詩者既非一方之人，用韻者自非一方之音，節南山首章「巖」「瞻」「憐」「談」「監」不雜東冬韻者，是詩人之方音合於今韻，東冬韻類也。國風「中」「驤」「風」「南」「音」「心」，則詩人之方音讀侵覃鹽咸韻口，而得與東冬韻合也。大雅「仇方鈞授，民人所瞻，考慎其相」，商頌「下民有嚴，不敢怠逸」，亦詩人之方音讀鹽咸韻口，而得與陽韻合也。逸斯「洗」「振」「揚之水」「薪」「申」，固詩人方音合於真韻也。周頌「禴」「成」「小雅」「閔」「薪」「大雅」「明」「君」「小戎」「羣」「鐘」「苑」「齊」「弓」「贖」「與」「入」「音」，抑三章「今」「政」「九章」「人」「言」「行」「信」「心」，亦詩人方音讀真文元與陽庚青蒸侵韻合也。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臨」「崇」爲韻，「明」「長」爲韻，「君」「順」爲韻，而不以「君」「明」爲韻，則亦泥古而不能以今通古矣。今崇明讀庚類陽而不類真，湖北讀魂類元而不類真，婺源讀先類真而不類庚，金陵讀覃類陽而不類侵，讀真文類庚蒸而不類元陽，鎮江讀覃類幽

而不讀江關，數百里內，今音多異矣，豈古人獨能一音哉？（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卷三，頁四、五）

他們的意見偏重在「別出方音便能審定正音」，可是由現在看，假如材料夠我們下判斷，必須考證出古代方音來，然後才能窺見周秦古音的真相，所以他們的觀點儘管跟我們不同而啓發我們的地方實在不少。

就我上面所引的材料來看，可見前人對於方音研究，無論在古代的，或近代的，都算是有了「筆路藍縷」的貢獻，可惜因為工具的缺乏，方法的粗疏，材料的零散，始終沒有經過系統的研究，這並不是古今人識見相去之遠，不過是時代使然罷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從前人認為「不登大雅之堂」而我們現在必得另眼看待的東西——就是流行於民間的方音韻書。這種書流傳於各地的很多，然而搜集起來也頗不易。我所知道的，祇有福州的戚林八音，及正音通俗表；漳州的十五音，泉州的彙音妙悟，汕頭的潮聲十五音，廣州的千字同音，連陽的拍掌知音，徐州一帶的十三韻，徽州的鄉音字彙，合肥的同聲韻學便覽，宣城的音韻正訛，湖北武昌的字音會集，江西清江一帶的辨字摘要，河北一帶的五方元音，山東一帶的十五音等十幾部，另外散在各處的一定還不少。這種書本來為一般平民就音識字用的，牠們辨別聲韻固然不見得精確，大體總是以當地鄉音為準，這實在是我們調查方言最好的間接材料。我嘗以為，陸法言切韻序所謂：

「呂靜韻集，夏侯詠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恐怕就是這一類的東西。因為自從漢末有了反切韻書因之蠶出，當時因為政治的不統一，難免「各有土風，遞相非笑。」假使當年陸法言不想論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仍保存這些方音韻書的本來面目，那末六朝方音的概況或許就不待我們重新考證了。由此看來，我們對於現代的方音韻書實在不應該輕視的。

三 西洋人研究中國方音的成績及其缺點

自從海禁大開以後，中西的交涉日漸頻繁，一般外國的傳教士跟外交家，因為實際上的需要，對於中國方言的記音法曾經作了好些「愛美的」(Amateur)工作，關於北平方言的著作跟字典，一時數也數不清，牠們的價值也不相等；其中流行最廣的要算是威妥瑪(Thomas Wade)的語言自邇集，後來翟爾士(Giles)的漢英大字典裏所記的北平音就是根據牠註的。至於其餘的方言也有些特別好的字典，例如關於廣州話有艾德爾(E. J. Eitel)的廣州方言字典；客家話有雷氏(Ch. Rey)的漢法客話字典；陸豐話有商克(Schank)的陸豐方言；福州話有麥克萊(R. S. Maclay)跟白爾德文(C. C. Baldwin)的福州話字典；廈門話有杜哥拉士(Douglas)的廈門土話字典；汕頭話有季布孫(C. Gibson)的衛三畏漢文字典的汕頭話索引；上海話有大維(D. H. Davis)跟奚爾斯比(Sil-

95124 sby) 的漢英上海土話字典, 南京話有何美齡 (K. Hemeling) 的南京官話, 四川話有川北教會的漢法中國西部官話字典等, 這些部書都供給我們不少的材料。此外, 關於山西陝西甘肅河南的方言比較不大有人注意, 而高本漢 (B. Karlgren) 卻親自調查了這些方言中的十七種, 關於山東湖北湖南貴州雲南等處的單個方言, 佛克 (A. Forke) 曾經發表了幾個同北平話比較的音表, 其結果是不甚可靠的。還有麥惕爾 (C. W. Mear) 在官話類編裏簡略的講了幾種方言, 穆麟德 (P. G. von Möllendorff) 在中國方言的分類裏舉了一些南部方言的例子; 又關於華北跟揚子江流域一帶瑞典的教士也供給了六七種方言的記載。假若粗略的講, 我們固然不能說關於現代方言研究的材料過分的缺乏, 可是還使我們不滿足的, 卻有三點:

第一, 拼法的不一致——各家拼法的參差跟錯誤都使我們應用上發生大困難。例如, 衛三畏 (S. W. Williams) 在他的分音字典索引裏所註的上海音都是很可疑的。關於陝西山西河南甘肅的方言, 有一個叫做「標準羅馬字社」的曾經發刊了一些拿北平音作根據的音表, 那些音表簡直錯的一塌糊塗。但是一直到現在, 在所有講中國方言的書中, 最「像煞有介事」而結果最壞的, 莫過於巴克爾 (Parker) 在翟爾士大字典裏每個字底下所註的十二種方言廣州, 客家, 福州, 溫州, 寧波, 北平, 漢口, 揚州, 四川, 高麗, 日本, 安南了! 若拿他跟上面所舉的幾種字典比較, 至少可以看出他有四分之一是不對的。在他的字典裏,

他雖然想採取一致的拼法, 可是他自己並不能嚴格的遵守。即以北平話讀 yu 音的字而論, 巴克爾有時候寫作 yu, 有時候寫作 you, 拼法非常的隨便:

幽(平聲)	北平 yu, you	誘(上聲或去聲)	北平 'you you'
攸(平聲)	北平 yu	右(去聲)	北平 yu, you
西(上聲)	北平 yu, you	幼(去聲)	北平 yu

還有軟化的 n, 他也隨使用 n, ny, ny, ni, ni 等好幾個記號: 這豈不是自亂其例麼? 所以關於中國現代方言研究, 這些『愛美的』傳教士跟外交家雖然給了我們不少瑕瑜互見的材料, 然而單以北平話而論, 大家尚且不能用一致的拼法, 再講到不大很知道的方言, 那就亂得更可想見了。

第二, 語音學知識的缺乏——在上面所述的各家, 除去高本漢自己調查的十七種方言是用龍德爾 (J. A. Lundell) 所作的瑞典方音字母記音, 其餘都用極粗略的羅馬字母來寫。這些個拼法不單像上面所說的那樣的參差不齊, 而且, 從語音學的觀點看, 往往是空疏無意義的。舉例來說, 北平的「t」音, 事實上不過是德文的 "schlaut", 用來作聲母的; 威妥瑪把牠寫作 HS (ʃ), 並且說 H 是在 S 的前頭而不能掉轉過來的, 衛三畏 (S. W. Williams) 的分音字典為解決這個困難的註音問題曾經說: 『把指頭放在牙齒當中再說 hing 或 H』。從這兒發生出來的討論, 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還有季布孫在汕頭話索引裏告訴我們說: 他用 H 寫的那一個音, 『是在 tun 裏的

126 了一種方音字母，並由林先生自己跟董彥堂先生標註了北平蘇州紹興福州績溪南陽黃岡湘潭昆明廣州潮州廈門成都焦嶺十四種方音

作為實例（北大歌謠週刊第三十五期）這實在是國人用新方法研究現代方音的『椎輪大輅』

同年三月劉復先生在巴黎用實驗語音學方法研究漢語聲調的報告——四聲實驗錄——也出版了。他返國

即在北大成立語音樂律實驗室。於是方音研究的進展更得了科學上的助力。後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在北海濠濮間開

第三次懇親會，魏建功先生就把『到底怎麼樣』一句話用國際音標記錄了三十三種方言，作為餘興（北大國學門研究所週刊第三號）

那時對於方言調查興趣之濃厚，由此也就可見一斑了。可是用語音學的方法大規模調查一個語羣的方音，而作為專書的，趙元任先生的現

代的吳語研究實在要算是第一部。這部書是十七年六月由清華研究院刊行的。他所調查的區域包括江蘇的東南部跟浙江東北大部分，一

共有三十三種方言。他所用的工具祇是兩隻天賦的聰敏耳朵，不單對於聲母韻母的音值完全憑着聽覺所得，用嚴式的國際音標記註下來，

就是審辨聲調的音值也不過用一個漸變的音高管稍微幫一點忙，並不需要任何複雜的儀器，這的確是很難能可貴的。所以這部書的出版

跟劉復先生的四聲實驗錄價值相等，實在是近十年來語音學上兩大貢獻！

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趙元任先生復於十七年十

一月至十八年二月，在兩廣作初次之方言調查，其範圍東至潮汕，西至

南寧，北至樂昌，南至中山。計在當地記音及就近覓人記音者，有潮安東

莞恩陽廣州桂林貴縣揭陽中山樂昌廉州南寧三水韶州新會始興台

山文昌梧州桂平江口梅縣五華等二十二處。次年八月李方桂先生又

在海南調查了瓊州海口文昌樂會萬寧崖縣六處方音。二十二年三月

到八月，白滌洲先生又調查了陝西舊關中道所屬的四十二縣方音。他

們的報告正在整理中。此外，研究一地方音者，有羅常培的廈門音系，周

辨明的廈語的語構造及聲調變化，陶燠民的閩音研究王力的博白方

音研究（法文本），劉文錦的記咸陽方音等；兼及『非漢語』的方音

研究者，有趙元任的廣西搖歌記音，西藏倉洋嘉錯情歌記音，李方桂的

廣西凌雲搖語等。因為國內方音研究的進步，於是外國人一方面也改

變了舊的方法，像卞志一（Von Theodor Boring）的山東聲音

（Laut und Ton in Süd-Schantung）卓古諾夫（A. Dragunov）

的湘鄉與湘潭的方音（Les Dialectes Siang'an et Siangxiang）

比起從前傳教士所作的，已然不可同日語了。

至於用現代的眼光，科學的方法去考證中國古代音的，像林語堂

先生的西漢方言區域考（貢獻第二三期）及左傳真偽與上古方音

（語絲四卷 27 28期）兩篇，實在是近來不可多得的文章。他所以有這

種貢獻，正是十餘年來方音研究演進的結果。若想把音韻史每個時期

的方音系統都弄清楚了，尤其非澈底的弄明白現代的方音的系統不

可。不過近十年來方音研究的進步，雖然可以同國語統一的推行並駕齊驅，可是已竟調查過的方言區域還不及全國的三分之一。像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福建的大部分，江蘇北部及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的全部，都是未經墾闢的荒田，正待我們去披除榛莽。然而調查方音的人才是要經過相當訓練的，這種大規模的調查事業既然不是少數人所克完成，自然非有多數同志的應求，就難望發展。我們所以

要提倡中國現代方言研究，無非想找幾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朋友罷了。

最後，我且套黎劭西先生對於國語運動史的說法虛懸一個希望的鵠的：研究方言的興趣造端於民國七年；第一部系統的方言調查報告出版於民國十七年；如果民國二十七年能夠製成全國方言區域圖，編成全國的方音字典，那末，逢「七」之年，便是方言研究的紀念歲了。

科學著作之小說化

蘇聯最著名科學家與小說家近發起合作著作文學式之作品，以表現科學及機械學之最近成就。蘇聯著名物理學家岳非建議合作著一關於物理學之文學書籍。彼謂：「物理學於最近一二十年內已有空前進步，人類已得見世界之新方面。文學應表現科學發見之歷史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發展之影響云。」物理學家賽曼諾夫已動手寫小說兩種，被擬以最有興趣之方式令讀者熟知電氣技術及化學發展之基本階段云。